

品花寶鑑

品花會館

品花寶鑑

第十回

春夢婆娑情長情短

花枝約畧疑假疑真

話說子玉等散後。徐子雲纔回。因夜色已深。時交子末。便一徑回宅。琴言自去年謁見子雲之後。也隨著一班名花。天天常到怡園。子雲愛之。不亞於寶珠。但琴言生性高傲。冷冷落落。不善應酬。任憑黃金滿斗。也買不動他一笑。一切古玩飲食衣服。只要他心愛。徐子雲無不供給。也算相

待十分。琴言未嘗不知感恩。卻只算得半箇知己。自那進京這一天。路上見了子玉。便認得是夢中救他出陷坑的人。時時刻刻放在心上。又姑蘇會館唱戲那一日。見他同了一班公子。還有魏聘才。李元茂在座。問起葉茂林。始知這位公子就姓梅。已應了梅花樹下之兆。從此一縷幽情。如沾泥柳絮。已被纏住。這幾日晚間。夢見子玉好幾次。恍恍惚惚的。不是對著同笑。就是對著同哭。又像自己遠行。子玉送他。牽衣執手。又像遠行了重又回來。兩人促膝談。

心模模糊糊。醒來也記不真切。雖知道是箇世家公子。卻不知道他的性情嗜好。與度香何如。又恐他是箇青年輕薄寡情短行之人。又恐他豪貴驕奢。要人趨奉的人。但細看他溫存骨格。像箇厚道正人。斷不至此。一日又夢見寶珠變了他的模樣。與自己唱了一齣驚夢。又想不出這箇理來。次日子雲到園來。次賢講起昨晚諸人來園看燈。並子玉打著了琴言的燈謎。即將子玉的才貌痛贊了一番。子雲聽了。心裏頗爲喜歡。卽道。這箇梅庾香。他雖不認得。

我。我去年恰見過他。我們也有世誼。他令祖相國。與先叔祖總憲公。是同年至好。這梅庾香的外貌。卻沒有說的。不知品行如何。次賢道。持重如金。溫潤如玉。絕無矜才使氣。的模樣。雖然片時相晤。我已知其不凡。二人談了半天。子雲沒有出門。到酉刻。寶珠同了琴言到園。子雲見了笑道。玉儂。此番好了。我替你覓著了配對。你卻不要忘了我。倒把琴言嚇了一跳。登時發起急來。止不住眼淚直流道。度香。我承你盛情。不把我當下流人看待。我深感你的厚恩。

即使我有伺候不到處。你惱我恨我。罵我攆我。我也不敢怨你。只不犯著勾引人來糟蹋我。請問什麼叫配對不配對。倒要還我一箇明白。子雲自知出言孟浪。覺得無趣。只得叫寶珠陪著他。用好言勸慰。自去便借看畫爲名。到次賢房中去了。這裏袁寶珠用手帕替他擦了淚痕。就將史南湘的醉態。又妝點情形。說得琴言歡喜了。便同在一張牀榻上坐著道。看昨日這幾箇打燈謎的人。內中一箇叫梅庚香的。年紀不過十七八歲。相貌生得最好。琴言道這

人也姓梅麼。寶珠道。他曾問起你來。琴言沉吟道。姓梅的。他說會過我麼。寶珠道。便是奇怪得很。我因他就只問你一箇。只道你們自然在一處飲過酒。問他可與你相好。他支吾了一句。說什麼向未交接。不過聞聲思慕。似乎不像見過的。又說看見你驚夢這齣戲。唱得很好。琴言想道。不要這姓梅的。就是那天看戲的梅公子。因問寶珠道。這梅公子。可是初六那天。在姑蘇會館東邊樓上看戲的。寶珠笑道。那天我又沒有唱戲。那裏知道是他不是他。琴言歎

歎的想了半晌。又問寶珠道。他的相貌可同我們班裏陸香畹差不多。就只眼睛長些。覺得光彩照人。鼻子直些。覺得滿面秀氣。是不是呢。寶珠道。這麼說。你們很熟的了。爲什麼要瞞著人呢。琴言無言可答。想起那天的夢來。便道。你同這姓梅的相好幾年了。寶珠道。昨日纔見面的。琴言道。我不信。若是昨日纔見。怎麼前日晚上。倒會變了他的樣兒呢。琴言說了這句話。用袖子掩著嘴笑。倒將寶珠攢住了。道。玉儂。你說些什麼鬼話。琴言道。不是鬼話。你變了。

他模樣還唱柳夢梅呢。寶珠益發摸不著頭腦。道。你到底還是粧瘋。還是做夢。琴言嫣然的一笑。就把那天梅公子看戲。以及夢見變了他唱戲的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寶珠道。這人原也生得好。若真箇的同你配著唱這齣驚夢。倒是一對。就可惜我不會變。琴言默然良久道。咳。可惜昨日出去了。沒有見他一面。寶珠試出琴言屬意子玉。便道。你可曉得。今日錯怪了度香麼。琴言道。怎麼。寶珠道。他所說替你覓著的配對。你道是那箇。琴言悄悄的道。難道就是梅

公子不成寶珠道。不是他是誰。琴言道。我當是度香有心。糟蹋我。卻不曉得他所說打燈謎的人就是他。寶珠道。據我看來。你同這梅公子大有緣法。我去叫度香明日請他來。與你會一會。面你說好不好。說著站起身來要走。琴言一把拉住寶珠衣服道。你又胡鬧了。一來我從未與梅公子會過。知道是他不是他。萬一不是他便怎樣。就算是他。也不曉得他心性何如。二來剛纔我衝撞了度香幾句。怎麼轉得過臉來。這裏說得熱鬧。那曉得徐子雲同蕭次賢。

早已轉到隔壁套間內。竊聽得逼真。把門一推。子雲次賢走將出來。琴言一見。羞得紅了臉。就背轉身坐了。子雲道。玉儂還怪我不怪我。琴言低頭不語。子雲道。就算我錯了一句話。也是無心之言。況且你又不是女孩子。怕什麼配對不配對。難道真把你配了梅庾香不成。說得次賢寶珠都笑起來。寶珠道。不要說了他已經明白過來了。我們何不去請了庾香來。與他見一見。子雲道。知道是他不是他。我自自有道理。寶珠琴言。卽在怡園喫了晚飯。坐到二更而

回。次日子雲卽去拜望子玉。彼此道了些景仰渴想的話。就約定於十九日晚間一叙。出來順道到王恂劉文澤史南湘等處看望。俱未晤見。回來想道。這梅庾香果然名不虛傳。玉儂又屬意於他。將來見了面。不消說是他的人。了又想道。玉儂的脾氣。差不多的人都猜摸不著。儻或一言不合。就可以決絕的。卽使梅庾香是箇多情人。也未必能像我這樣體貼。據瑤卿說來。與玉儂改了名字。他全然不知。可見素未浹洽。就看過一齣戲。想來也不過賞識他的

相貌未必心上只有這箇琴言。我倒要試他一試。又想道。若是十九那一天。竟叫玉儂陪酒。他初次見面。就是彼此有心也難剖說。旁人也看不出來。我如今用箇移花接木之計。先把玉儂藏了。另覓一箇像玉儂的人。用言打動他。看他如何。自然就試出來了。主意已定。卽向次賢寶珠說知。到了十九日。這一日一切安排停當。申刻時候。梅子玉到了怡園。主人迎接。進了梅嶼。這梅嶼是園中名勝。且值梅花盛開。在大山之下。梅林叢中。有數十間。分作五處。屋

圍著花。花圍著屋。層層疊疊。望之林屋不分。內中陳設古
玩。不能細說。只覺人在花中。不數羅浮仙境。真人間香雪
海也。居中一所。是箇梅花心。以五間併作一間。復間作五
處。上懸一塊匾額。就是梅嶼二字。兩旁一副對聯是。

梅花萬樹鼻功德。古屋一山心太平。

中懸著林和靖的小像。迎面擺一張雕梅花的紫檀木榻。
榻上陳著一張古錦囊的瑤琴。子雲讓子玉進內坐了。子
玉道。前日斗胆。在此試燈。已成不速之客。今日又蒙寵召。

坐我瑤齋。主人情重。何以克當。子雲道。庾香先生。景星卿雲。相見恨晚。前日失迓爲罪。今蒙不棄。惠然肯來。私心實深。欣幸。子玉問道。今日坐間。尙有何客。靜宜先生。何以不見。子雲道。靜宜現有小事。少刻奉陪。卽指著榻上的琴道。今日此酌。專爲玉儂贈琴而設。未便另邀他客。致撓情話。子玉道。弟正要動問。前日因何爲打一燈謎。有此厚贈。這玉儂究係何人。吾兄如此鄭重。子雲便令小廝將琴囊解開。雙手送交子玉道。琴後鐫有銘款。請試一觀。子玉接過。

琴來看時。玉軫珠徽。梅紋蛇斷。絕好一張焦尾古琴。後面鐫著兩行漢篆。其文曰。

琴心沉沉。琴德愔愔。其人如玉。相與賞音。

四句琴銘下。又鐫著一行行書小字。是山陰徐子雲爲玉儂杜琴言移贈庾香名士清賞。下刻圖章兩方。陰文是次賢撰句四字。陽文是靜宜手鐫四字。子玉想起寶珠改名之言。知道玉儂就是琴官。卻喜出望外。便深深一揖。道了謝。仍令小廝囊好。子雲試他道。聞說吾兄與玉儂相與最